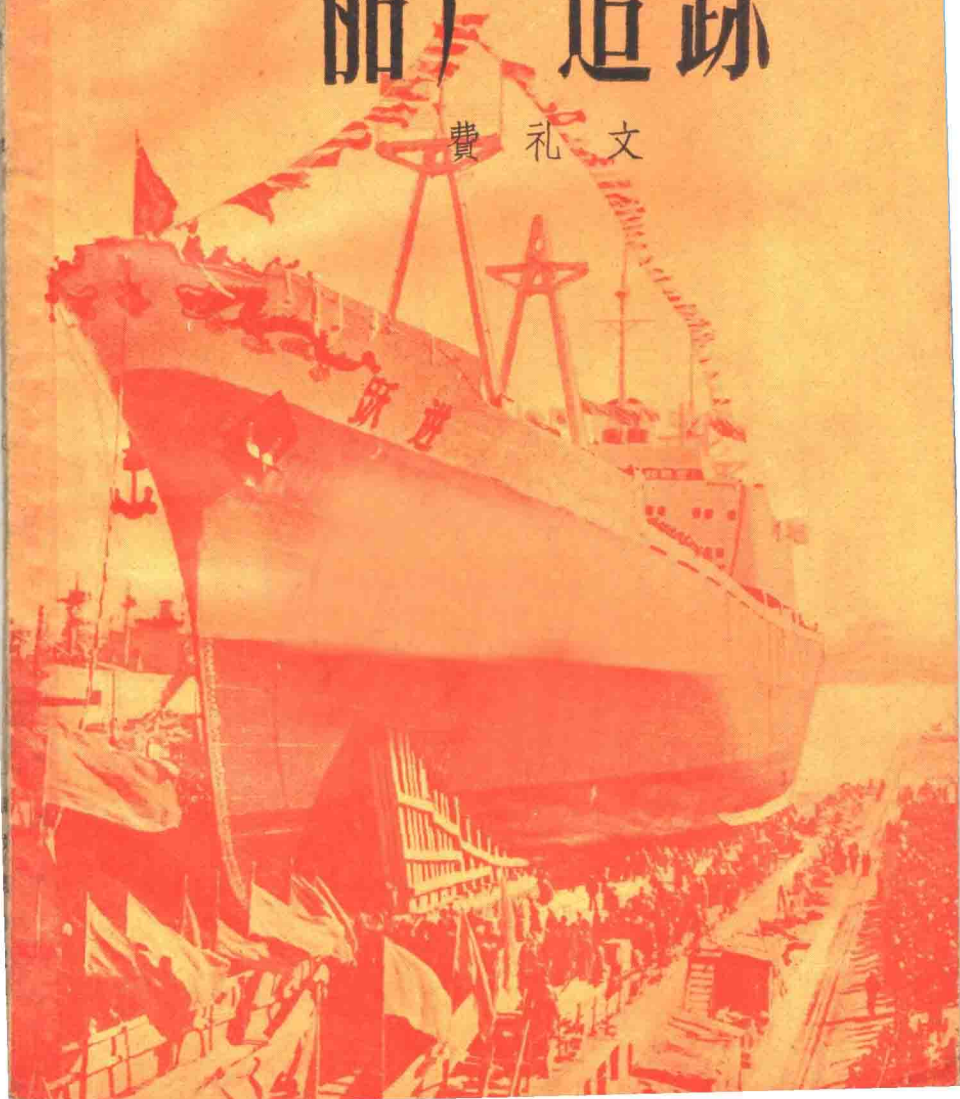


船厂追踪

費 礼 文



·电影文学剧本·

船 厂 追 踪

費 礼 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9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具有喜剧風格的电影文学剧本，作者通过一位先進工作者到造船厂寻找他十一年前曾救过性命的“小孩”的曲折情節，强烈地对比出新旧社会工人的生活面貌，也顯示出我國造船工人在党的領導下轟轟烈烈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壯麗圖景。

船 厂 追 踪

費 礼 文 著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书号 050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7.8 字數 36,000

1959年2月第1版

195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0 完价(八)0.47元

—

兩只油污的手，拿着一張報紙，印在報紙二版头条消息的大標題是：讓技術革命花朵開遍全國；副標題是：著名勞動模範張根生來本市推廣車工先進經驗。標題的旁邊，刊登着老工人張根生的半身照片。

畫外音：輕聲而激動的念着：

“……著名勞動模範張根生來本市推廣車工先進經驗……”

兩只手有些抖索起來，忽然，把報紙平放在桌上，順手拿起一張信紙攤在報紙上面，發顫的手捏着鋼筆迅速地寫着：

“張根生同志，我的好大叔……”

寫到这里，又象是不放心地把報紙翻上來，把照片放近鏡頭，照片上的張根生，看上去有五十上下，光着頭，留着花白的胡鬚，兩眼奕奕有神。

二

在文化宮先進經驗展覽館里，張根生全神貫注地望着車

1

床上的零件，車頭快得象電風扇似的旋轉着，車刀切着鐵屑，發出刺耳的吼叫声。

鐵屑滿天星的飛濺起來。

張根生注視着。

車刀切着鐵屑，鐵屑飛濺。

一群工人模样的小伙子，注視着車床。

一个六七歲的小姑娘，抱着一束鮮花和一群少先隊員站在一起，注視着車床。

車頭迅速轉動着，鐵屑四濺。

張根生聚精會神地注意着車床，他把右手輕輕地放在車床的開關的把手上。

老工人秦師傅，注視着這一切，他的胸章上表明是新中國造船廠的工人。

張根生用手迅速地一按車床上的開關。

機器停下來，一只光潔的產品，在車床上閃着亮光。

張根生拾起帽子扣在頭上，並用手擦擦額上的汗，這時，掌聲雷動。

在掌聲中，秦師傅搶上去握住張根生的手，連聲稱贊說：

“這個方法太好了……”

“不……不……大伙兒多提意見……”張根生謙遜地回答着。

這時，那位抱着一束鮮花的小姑娘，大聲喊着，冲到張根生面前，連忙把花遞給張根生；張根生接過花，順手抱起小姑娘親了親，小姑娘天真地說：

“伯伯！我長大了，也要當勞動模範……”

這句話說得展覽館的人們轟笑起來，攝影記者們，從各個角度“卡查，卡查”拍着照片。鎂光燈光一閃一閃地照在展覽館的牆上，牆上挂着“歡迎張根生同志來本市傳播先進經驗”和各種各樣大躍進內容的橫幅、標語。

三

一輛銀灰色的小轎車，在招待所的門前，突然來了個急剎車，車門頓時被打開，張根生從車里跳出來，回頭對司機說了聲：

“謝謝！”

砰的一聲，車門關上了。張根生急匆匆地順着門前台階向里走去，剛剛走過傳達室的窗邊，從窗口處鑽出傳達老李的頭，大聲地喊着：

“張同志……”

張根生停下腳步，傳達老李喊着追上來：

“張同志，你的車票買好了，今天晚上六點半開車！”順手把車票交給張根生：“還有一封信，是一個人送來的，他在这兒等了您半天，看您沒回來，就把信留下了，說是有急事，要您接到信馬上就看！”說着把信交給對方，張根生接過信說了聲“謝謝”。傳達老李返身走進收發室後，順手關上了門。

四

張根生推开房間的門，匆匆地朝桌前走來，順手把車票扔在桌上，又撕開了藍色信皮的封口，取出一頁信紙展開來看着：輕聲地念着：

“張根生同志，我的好大叔……”

一張帶有油漬的信紙，筆法潦草地寫着下面幾句話：

“張根生同志，我的好大叔！我总算知道你的名字了，今天在報上見到你的照片，我樂得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是做夢也沒想到的事呀！……我真恨不得裝上翅膀，馬上飛到你的跟前，但偏巧廠里今天有件大事，我一时离不开，所以，特地派人送信給你，務請你在臨走前到我這里來一次……”

張根生注視着信紙，繼續輕聲地念着：

“……我是多么想見你，嗨！該有多少話要和你講啊！因為心情太激動，字寫得很潦草，請原諒。

—緊握你的手！

用你熟悉的名字，小孩。”

張根生頗感疑慮地注視着信紙，慢慢抬起頭來，鎖起眉頭喃喃道：

“叫小孩的……見鬼，我認識的人，那有叫這個名字的。”他看了看信紙，扔在桌子上返身朝床邊走去，打開箱子收拾衣服，搖著頭說：“准是那個冒失鬼，把人弄錯了，給我開了個

不大不小的玩笑！”但說着、說着他的動作漸漸慢了下來，看樣子他還不放心的，終于又回到桌邊，拿起信紙仔細的端詳了一會，輕聲地反問自己：“難道是他？”……

五

兩只泥腳在柏油路上艱難走着。一個十五歲的小孩，焦黃削瘦的臉，穿着一套破爛的夾衣服，推着一輛能挂在自行車后面的雙輪橡皮車，車上放了兩箱機器零件，一會兒跌倒，一會兒爬起來地掙扎着，怎么也推不到橋上去。他終于想出辦法，人換到前頭去拉，這樣左轉右轉，总算拉到了橋頂。

忽然，一輛吉普車象一陣風似的急駛而來。這個小孩想躲也來不及。

嘭的一下，連人帶車都給撞倒了。

吉普車停了，里面跳出兩個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他們相互做了個手勢，嘴里用英文罵着，抬起皮靴對准已經受傷的小孩亂踢了一陣，然後，一人提了箱子和零件往蘇州河里一丟。這個小孩不顧一切的向前阻攔，又被一個美國兵一足踢在小腹上，小孩頓時倒在地上不動彈了。

木箱從幾丈高的橋上墜落到河面上，濺起水花。

兩個美國兵坐上吉普車揚長而去。

一個肥頭大耳的老板，在經理室內左一個耳光右一個耳光打着已經遍體鱗傷的小孩。

小孩眼里閃着仇恨的光芒，倔強地站在那里，胖老板更加發怒了。干脆拆下牆上挂的皮鞭，一把抓住小孩的衣服推出經理室，使勁推倒在雪地里，举起皮鞭正要向下猛抽，一只粗壯的胳膊用力一捏經理的手腕，經理吃驚地回头一看。

張根生怒目地朝他望着，另外还有几个工人在他的身后。

胖老板虽然暴跳如雷地喊着，但却一步一步地朝后倒退至經理室門边，最后，一閃身進了經理室把門关上。

張根生这才走去抱起小孩，只見潔白的雪，已經讓他的鮮血染紅了。

張根生眼淚在眼眶里滾着，脫下身上那件破棉襖，緊緊裹住已昏过去了的小孩。这时，一人突然走到他的身后，遞了一張紙条給他說：

“你被开除了！”

張根生回头看了那人一眼，沒有接过紙条，抱着小孩站了起來。那張紙条輕輕地飛落在染紅了的雪地上，一陣風把它吹得顫動起來。

一間矮小的木屋內，床上睡着張根生的生病的母親，另一个木板上，躺着小孩，身上蓋了一片破麻袋，張根生用手巾在瓦盆里沾了沾替小孩擦去臉上身上的血迹。

小孩的眼睛漸漸睜开了，他一把拉住張根生哽咽的喊道：

“大叔……”說着眼淚奪眶而出。

張根生閃着泪花，望着小孩，激動地說道：

“小孩！你要記住這些！”說完輕輕放下小孩，走到碗櫃架旁翻了翻，什麼吃的也沒有，呆了半晌，拿起一個破包袱打開，取出僅有的兩件單衣服，又順手抱起桌上那只舊台鐘，偷偷地看了他娘一眼又看了一下小孩，悄悄地走出門去了。

小孩迷迷糊糊看見這一切，他等張根生挾着東西走出去後，掙扎着從地鋪上爬起來，走到桌邊，發現了抽屜里的十幾張當票。

他捏着這些當票看着，又聽到張根生母親久病的呻吟，他的眼淚順着兩腮流下來了。

忽然，他象下了決心似的，從抽屜里找出一支破鉛筆，在一張舊紙上划着。……

屋外，張根生提了點米和四兩肉，一進門就故作興奮地說：

“小孩，我給你買回肉啦！”

可是，地鋪上沒有人，也沒有應聲。

張根生驚慌地尋找一周後，發現桌上有張紙條，他拿起來，抖着手讀着：

“我的好大叔，我們不熟識，你還救了我。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今天這件事，你很困難，我還連累你！……沒辦法，我穿走了你的棉襖，我們將來會見面的，小孩。”

張根生捏碎了紙條，追出門外大喊：

“小孩，小孩！……”

六

信紙的落款處清楚的寫着：“用你熟悉的名字，小孩。”

張根生坐在桌旁，手里拿着信紙，放在眼前看了一下自語道：“唔，這不可能，只有電影里面，才有這樣的巧事！”說着站起身來。

這時，招待所黃所長推門走了進來，熱情地招呼說：“老張，聽說你今晚就要乘車回上海。”

張根生迎上去招待黃所長坐下后說：“廠里在搞大躍進，這年頭，你不快馬加鞭趕上去，小伙子們要把你摔得八丈遠哩！”

“哈哈，老張，你可真不服老呀！”黃所長發現桌上的信，說：“廠里來信催啦！”

“嗨！別提了，這是封糊塗信！”張根生提起信紙：“一會說是我的好大叔！一會兒又說剛知道我的名字……嗨！稀里糊塗的……你看看。”

黃所長頗感興趣地接過信紙看着，張根生這時打開暖水瓶給黃所長倒了一杯水。

黃所長看完信，說：

“唔！依我看，好像是你多年沒見面的熟人寫的！”

張根生搖搖頭說：

“熟人里边，我都想過了。……只是從前在天津做工的時候，救過一個小孩，可這是十幾年前的事啦，那有这么巧

呀！”

黃所長又拿起桌上信紙看了看，勸道：“電影里就常有這樣事情。”

“哎，那是編電影的人編的。”

“老張，看口氣，不象是弄錯人的。你別一時粗心，真的把熟人得罪了可不好。”所長看了一下手表：“這樣吧，你還是去一趟，我們這兒用車把你送去……”

張根生注意听所長繼續說道：

“……如果碰不見，再回來也就誤不了你上火車……”

張根生思考着，所長的畫外催促道：

“老張，你看怎麼樣！……去一趟吧，免得你回去了還為這事牽肚挂腸的……”

張根生下決心地點了點頭。

七

小轎車在新修的柏油馬路上飛駛着，兩旁全是嶄新的樓房和枝葉茂密的梧桐樹，街上行人熙熙攘攘，各種車輪裝着建築器材，來來往往，川流不息，呈現一片繁忙景象。

張根生坐在車內，焦急地又把藍色的信封掏出來，抽出那頁紙看了一陣後，嘴裡不禁叨念了一句：

“……真是怪事……”

胖司機誤會客人在問自己，隨便答道：

“張同志，你說什麼？”

“什么？……没什么……我說，司机同志，能不能再开快点！”

司机指了一下計算速度的表针对張說：

“你看！”

張根生向前俯在沙發的背上看着。

表針指向六十。

胖司机微笑着解釋道：

“再开快，車子就要出毛病哪！……”說着牢騷起來：“哼！这部車子是老美那兒出的，老的都沒牙哪！……”

張根生有自己心思，无心听司机繼續說下去，打斷对方的話道：

“快到了吧？”

“早着哪！”

“还有多远？”

“少說也得三十分鐘才能到！”

張根生取出老怀表看了看，身子向后一仰背靠在沙發上。

汽車忽然來了个急轉弯，消逝在这条漂亮的柏油馬路上。

八

小轎車沿着海濱寬闊的大道上急速駛來，一陣熱風从窗口吹進來，張根生抬起眼睛向窗外望着。

一望无际的海面，一会展示出漁船点点白帆，一会浮现出不知是云还是島的影子。

張根生又取出怀表看了一眼后向窗外望去。

花崗石的堤岸边，浪花輕輕拍击着，几只海鷗在海面上扑來扑去。

張根生无心欣賞这些，他扭过头來，燃起一支香烟用勁地吸着。

小轎車从远处朝陡坡上駛來，越來越近，速度也越來越低，馬达声开始有些不正常地怪响着。

胖司机連忙挂閘。

張根生焦急地問道：

“怎么哪？”

胖司机沒有理他，繼續倒閘。

一只脚連續地在給油的踏板上踏着，馬达声——轟，翁翁的乱叫起來。

小轎車在陡坡上象跳舞似的蹦跳起來，一蹦一尺來远，蹦來蹦去，干脆不动彈了。

胖司机遇事不太着急，微笑着回头对張根生說：

“糟了！”說着把閘一扳。

小汽車慢慢地滑着倒退至路边較平的草地上停下來，車門打开胖司机拿着工具跳出來。

胖司机把車头的盖子打开，这时，張根生也跳出車子，走近前來問道：

“怎么哪？”

“喏！別提了，这个老得沒牙的玩意！”說着手上的工具一揚正好碰在擡起來的車盖上。他又心痛地撫摸碰着的地方，看了看沒有碰坏：“我們早五个月就登了記，可是東風牌汽車還是沒有配來！”他干脆停止工作，轉對張根生：“你看，我們招待所里，經常接待外賓、勞動模范、先進生產者！……嘿，用這玩意兒接送，真不帶勁，要是有了咱們自己造的東風牌，就不會出這事！”說着一揚手上的工具，正好又碰在剛才碰的地方，胖司機後悔自己不當心，連忙察看和撫摸碰着的地方。

“毛病大嗎？”張根生焦急地丟掉手上烟頭。

胖司機察看了一下，打開盛水箱的蓋子說：

“沒有什麼大毛病，這是老玩意兒嘍，一上陡坡就開鍋，涼一會就好了！”

張根生失望地又燃起一支烟，焦急地望着遠處，胖司機回頭問道：

“張同志，我看你是有急事吧？”

張根生有些悵喪地揚了一下手上的藍色信封回答道：

“哎！就是這封糊塗信把我折騰的！”

胖司機一看，將心比心地，轉為嚴肅的語氣說：

“哦，綠信封！看樣子還象個姑娘家寫的吧！”

“你別開玩笑嘍！現在的姑娘家也不一定愛用這種紅紅綠綠的信封！”張根生反駁道。

胖司機非常認真地：

“那可不一定。”說着掏出一個紅信封來比划着：“你看，我愛人每回給我寫信，都用這紅顏色的信封！”

碼頭上，幾條大海輪頭層銜接地停泊在那兒，幾部高聳入云的起重機，吊着物資忽上忽下的飛舞着，在人聲喧嚷中，載重汽車滿載貨物駛來駛去，這時，張根生的小汽車鳴着喇叭急駛而來。

張根生坐在車內，第三次掏出老懷表看了看，心急地問道：

“快到了吧？”

“沒問題，一拐弯就是造船廠了！”胖司機老是笑咪咪地回頭答着話。

汽車在海邊拐了個大彎子。

九

造船廠的大門前；一座彩色牌樓，在一片五彩旗下面，寫着“慶祝我國自建萬噸輪下水”，牌樓兩旁豎着兩幅巨大鼓動牌，左邊寫着：堅決貫徹總路綫，一天等於二十年；右邊寫着：萬馬奔騰趕英國，劈山倒海志蓋天。穿過牌樓順着門口的柏油馬路望過去，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厂房，和高聳入云的塔式吊車，密如森林般地高高矮矮的船桅杆。這時，小汽車的馬達聲漸近，接着駛進畫面急停，車門打開，張根生跳下車來，拔腿就朝廠門里跑去。

門警小王慌了神，从警衛室里追出來高声喊道：

“喂，喂，同志！”

“哦！对对。……我是找人的。”張根生連忙站住打着招呼。

小王追上一步問道：

“你找誰呀？”

“我找……小……小孩……”張根生擦了擦額上的汗。

“小孩？”小王用手指了一下远处說：“呐，都在那里。”

張根生順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远处，一排建筑，建筑物前面是托兒所的小型运动場，四周是綠叶成蔭，并有竹片的籬笆，籬笆上从右至左挂着白漆鉄片，从鉄片的紅字标明是：“造船厂托兒所”六个大字，大大小小的男女孩子，在阿姨的領導下作着各种游戲，还有跳舞唱歌的，唱的是“社会主义好”。

張根生看后，連忙回身否認道：

“同志，我不是找那个小孩，我是找你們厂里的小……叫小……”

小王嚴肅起來打斷对方的話道：

“同志，我說你別开玩笑哩！我們这兒造船修船的全是大人，那來什么小孩！……”

“哎！你們这兒是有个叫小孩的！……”張根生急得冒了一头汗，不知如何說好：“这，这……”索性掏出那封开口信伸到小王的眼前：“你看……”

、小王接过信，看了一下信皮上寫的地址嘴里还輕輕地念